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其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岳飛死於大理寺獄中誅岳雲
張憲時岳飛在大理寺獄未肯招狀先是飛自鄆陵回
軍也在一村寺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夜坐移時不

語忽大聲曰天下事竟如何衆皆不敢應唯憲徐言曰
在相公處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尉聞適
來相公之言及張太尉之對否先與貴曰然及俊告飛
使子雲通書軍中事因言鄆陵路中之語追先赴行在
秦檜與先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為證證了只今日
便可出仍差大理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並命證畢就
今日摘出繇是先下大理寺對吏即伏吏問飛飛猶不
伏有獄子事飛甚謹至是獄子倚門斜立無恭謹之狀

飛異之獄子忽然而言曰我平生以岳飛為忠臣故伏侍甚謹不敢少慢今乃逆臣耳飛聞之請問其故獄子曰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故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若臣疑於君不反復為君疑而誅之若君疑於臣而不誅則復疑於君而必反君今疑臣矣故送下棘寺豈有復出之理死故無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獄則復疑於君安得不反反既明甚此所以為誅也飛感動仰天移時索筆書押獄子復事之恭謹如初癸巳飛死於獄中梟

其首市人聞之悽愴有墮淚者其子雲及憲皆棄市初
獄成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彥由謂飛罪當徒二年白於
大理卿周三畏三畏是日遂白於中丞万俟卨卨不應
三畏曰曲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耶有王輔者投書
於秦檜具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卨卒致飛於死
既而卨彈若樸以其兄若虛嘗為飛幕中叅議故欲黨
庇之耳彥由附會樸是時若虛在宣州乃送徽州羈管
而若樸彥由皆罷出飛執兵權之日遣使臣王忠臣往

楚州韓世忠處下書得回書欲歸臨行世忠囑之曰傳語岳宣撫宣撫有結髮之妻見在此中嫁作一擁押之妻可差人來取之忠回密報飛以世忠語飛且曰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今妻兩經更嫁臣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錢五百貫以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其由也

岳侯傳曰侯名飛字鵬舉相州人也少為韓魏公家庄客耕種為生於靖康末聞張所為河中招討侯遂投軍往三次方得見張所所觀侯才武特刺效用令帳前

使喚至建炎初王彥為張所前軍統制用侯為使臣王彥行軍往太行山遇金人接戰侯遂勝奪馬數十匹并擒托卜嘉頁嚕侯充前軍准備將至三年侯為王彥所疑黃夜自引一軍千人投京城留守杜充充用侯出戰數有奇功遂遷侯為中軍統制至三年春二月被擄將張用王善領兵約五十萬眾叩京城留守杜充遣侯并丁進桑仲馬臯等各統兵迎戰不終朝潰散張用王善兵騎敗走陳州後金帥烏珠與侯軍連年拘戰侯兵勢

弱不如敵衆遂遭所潰隨杜克棄京城前往建康其時
在京居民已降金國內有劉經扈成戚方等諸將於建
康乘勢為亂劫掠州郡惟侯一軍秋毫無犯屯於宜興
縣官吏民戶皆懼所在棄走宜興縣投侯居止蓋緣侯
軍整肅不令騷擾民庶有犯者並依軍法以此前後一
年收捕扈成戚方及斬劉經并留守司散殘官軍千餘
人復取建康招民安業四年常州太守林茂薦侯於朝
廷充通泰鎮撫使時賊首李成自呼李天王並馬通商

元等共提兵三十萬占據淮西淮南數州屯駐往來劫掠朝廷差張俊充兩淮招討使統軍十萬與李成相距緣李成兵銳數戰未能獲勝張俊奏朝廷乞侯同王燧陳思恭以本軍隸之李成遣偏將馬進領兵三十萬對壘於洪州諸將不敢當其鋒張招討請侯議曰俊與李成數戰不勝公有何見願求一計侯對曰某既蒙所問不避僭越用兵者無他仁信智勇嚴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重賞無功者重罰行令嚴者是也某雖不才乞為

先鋒與敵迎戰必可破之俊喜而許之選精兵三萬並本部諸將拒馬進至玉隆觀大破進軍進走筠州侯領兵殺之降其步軍五萬餘衆李成商元北走後又統衆招降張用等兵數萬侯功第一改差充神武後軍統制兼權邊鎮撫使至紹興二年又統本部軍馬前去湖南接連廣界收捕曹成戰於道州大破其數萬加中衛大夫武昌軍承宣使又復軍往潭州界收捕劉忠紹興三年偽齊劉麟並四太子烏珠約兵三十萬衆併兵大舉

攻滁和通泰直抵揚州宣撫使韓世忠困於楚州侯聞
曰若得某在通泰豈懼烏珠劉麟收曹成劉忠萬事纔
畢再奏復收處州山賊侯遂先令人探察其賊首係彭
鐵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約兵十餘萬山賊寨百餘
座侯將王萬寇成徐慶首先破固石洞又遣王貴龐榮
張憲等分投領兵攻打賊寨兩月之間捉大小首領五
百餘人彭鐵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作過賊首加鎮
南軍承宣使江西湖南置制使神武後軍統制偽齊劉

豫遣劉麟並大將李成等兵十萬衆占據均襄隨郢為
久駐之計侯奉勅回軍徑往漢上與李成戰於郢州遂
擒斬荆超成退走襄陽侯既克郢州復至襄陽成整兵
再戰又敗走鄧州侯進兵成棄鄧州走潁昌府侯三戰
復漢上六州加侯清遠軍節度使偽齊劉猊王爪角孔
彥舟李師雄商元等兵二十萬攻廬州委侯回軍解圍
侯先遣牛臯徐慶李山救應又會合劉錡與偽齊接戰
於廬州孔彥舟認是牛臯徐慶等兵至遂不戰起寨而

走回京師加侯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招信使鼎州洞庭楊么鍾子儀等作亂據鼎澧潭等諸縣朝廷遣王燮劉寶拜崔魯吳全等將兵七萬收捉湖賊戰數不利再委侯同張俊督諸軍出征時賊勢甚銳俊懼曰此賊非易可圖欲侯明年與公討之侯謂丞相曰未可若論來歲賊勢大張以某所見不過旬日擒捉賊衆俊見侯志勇驍雄於是從之俊往河南安撫司差任士安王俊等領兵二萬與飛同共調發侯方欲料敵次第

委任士安王浚孫義等不稟前進為所敗侯急下令諸將曰限三日不平楊么等賊定斬汝輩立功者重賞湖賊楊么等曰吾聞岳宣撫領兵二十萬已入潭州鼎州至今多日不見到來豈不詐也想任士安等懼吾佯言岳軍至遂令楊欽黃佐領兵五萬前赴士安十里到金橋山忽遇飛伏兵四合大破賊衆楊欽黃佐等見兵敗走覩委是岳兵至楊欽等料不能敵乃降欽獻計曰楊么可擒容欽令人報楊么今任士安兵敗因走又聞後

有救兵至吾兄急將士卒速來救欽擒士安等以除禍
根楊么聞之必自領兵前來相公多用伏兵捉楊么不
為難也遣牛臯傳選王綱等各領兵伏於道側楊么果
自領兵前來應援牛臯傳選王綱等伏兵發楊么得乘
舟走入水寨候親臨大湖當卜山峻處隔水令人罵之
率衆搬運草木於水中賊營中間罵聲爭用磚瓦石拋
擊上流放草木為瓦石填平人騎往來並無阻隔候遂
將兵衆長驅深入水寨擒楊么夏成鍾子儀等並斬之

殺降賊首周倫周亮張百遍等並戰舟百隻前後八日
平盪盡淨加侯檢校太保行營都總管右護聖將軍紹
興六年加封為少師武定勝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
宣撫使江夏駐劄時金帥烏珠與偽齊劉麟率大將賈
潭商元崔臯李成孔彥舟王爪角等尅鎮汝蔡商虢唐
鄧京西大有南下之意諸帥養安不進侯遣王貴董先
傅選等收兵騎二萬於唐州北楊牛蹄白石何家寨遇
婁偽賊衆李成王爪角王大捷李序商元等共約十萬

迎戰自辰至申敵衆敗走連夜追兵遣至蔡州遂平縣擒王大捷李勤郭安李序等奪馬千餘匹降士卒三千餘衆權暫屯北陽歇泊偽鎮汝軍總管薛亨馬汝翼等兵五萬犯方城縣侯遣牛臯王綱以步卒八千往方城東北二十里地名昭福偽總管薛亨數戰亨兵敗走牛臯等追至和尚寨禽薛亨斬馬汝翼奪馬三百餘匹降士卒千人屯方城偽西京竇留守統制郭德魏汝弼施富任安中等兵騎五萬犯鄧州界侯又遣張憲郝晟

楊再興共兵一萬前去迎敵至內鄉相拒二日憲與郝最
楊再興議曰敵勢甚銳以欺敵我以輕兵迎戰佯退敗
走敵見必來追我我即伏兵取勝衆曰善遂發兵於來
日早使輕兵迎戰佯敗走偽兵果來追伏兵發前後夾
擊禽郭德施富奪馬五百餘匹降士卒千人魏汝弼收
殘軍趨歸洛陽侯自慮難獲捷然金帥烏珠偽兵百萬
糧食數十里急雖難保又見諸路按兵不舉遂收軍復
戍鷄州將擒到偽大總管薛亨並郭德等一十七人奪

到馬一千餘匹降卒五十餘人解押赴行在上赦薛亨
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時
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忌侯申奏乞持母服棄軍權居江
州廬山檜遂舉張宗元為宣撫判官兼軍詔侯赴行在
加侯河南河北諸路招討使並湖北京西路宣撫使侯
方欲計議用兵有深入敵界北伐之意紹興八年秋九
月金使講和侯議奏曰不可與和緣金人素多譎詐國
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復三京陵寢事畢然後謀

河朔復取舊疆臣之願也臣受陛下深恩厚祿無一時
敢忘因此與秦檜有隙紹興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紹
興十年金帥烏珠來侵河南朝廷詔諸路再舉侯遣李
寶孫彥戰於曹州又周彥楊再興牛臯策應與李寶孫
彥合兵再戰大破金軍二十萬烏珠領潰兵走往汴京
侯又遣張憲傅選與韓常戰於潁昌常軍大敗退走陳
州求救烏珠侯遣牛臯徐慶崔虎王攔助張憲傅選與
烏珠韓常大戰於淮寧金軍敗走汴京張憲屯兵陳州

侯自屯郾城縣又遣王貴董先姚政馮賽岳雲等兵三萬占據潁昌為久駐之計又分兵攻戰諸州遣郝晟張應韓清取鄭州孟邦傑劉政攻求安軍郝晟張應與孟邦傑併兵攻戰河南府李成王勝等兵十餘萬敗走棄洛陽歸懷孟梁興趙鬼火等軍戰絳州泌火縣敵退走濟澗斬敵將阿布哈千戶貝勒烏珠并龍虎大王威武將軍韓常兵十萬俱屯臨潁侯在郾城楊再興李璋將騎軍三百為二隊至近臨潁遇烏珠大軍戰楊再興兵

王攔戰歿侯整搦軍馬連夜起發於次日早拂明至小
張橋離臨潁二十里下寨有探騎報曰夜來三更烏珠
并韓常將軍等人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侯欲乘勢追
逐申奏朝廷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授首蜀有諸葛孔
明先主復興臣不才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敵境復取舊疆
報前日之恥伏望陛下察臣肝胆表臣精忠竭力以報
臣之願也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間謀於上又
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臺官羅振奏兵微將少民困國

乏兵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詔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衆糧食得濟興師北征一舉可定雪恥未晚此萬全之計時候屯軍於潁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十三道令班師赴闕奏事令諸路軍馬并回師侯承宣詔又不敢便行收兵恐烏珠聞知斷我軍路故虛張其聲料買布帛造戰牌言進兵北討烏珠使人聽探聞知侯有北討之意引兵夜遁一百餘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裴城牛鼻備戰時有人

報烏珠曰南家兵奔走已棄潁昌烏珠提兵復進侯軍屯於蔡州時梁興在河北絳州尚未得知侯謂諸將曰梁興見在河北與金人決戰退走翼城縣趙秉淵戰守淮寧亦不知南歸侯遣李山史貴將兵救梁興趙秉淵等回蔡州烏珠不敢進兵侯諸將軍馬依次調發歸江夏自將二千騎取潁昌入淮赴詔加侯樞密副使侯曰所得諸郎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再復有人密報秦檜轉惡之

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議講和事便與不便侯奏曰金人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竊如從前正約和間併兵盡舉張浚不能迎過其軍大潰失離川陝烏珠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於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住鎮江以拒江為阻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軍無方畧料敵無知識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鬪志是以戰之不克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敵境潁昌之戰我兵大捷敵衆

奔潰潛入汴京當時若得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
舉大事可成今日烏珠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
不偽詐據臣所見為害不見為利也秦檜與張俊楊沂
中共舉劉錡為江淮招討都督諸軍檜密遣王俊同王
貴等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欲謀
反等事俄將張憲岳雲桎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
秦檜乞將張憲岳雲同證明其事是時侯尚不知良久
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畧到朝廷別聽聖旨侯宣

詔即時將去却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纔入
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止見四面垂簾纔坐少時忽見
官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諸
相公畧來照對數事相公點頭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
此何也言罷隨獄吏前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露頭赤
體各人杻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苦呻吟又見羅振云王
俊王貴首張憲岳雲并侯反叛罪又前來云國家有何
虧負你三人都要反背侯向万俟卨羅振曰對天明誓

吾無所負於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損陷忠臣吾到冥府與汝等面對不休衆人聞說向羅振并御史中丞万俟卨等曰相公既不反記得進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既出此題豈不是要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己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為國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拷掠案牘完備先將張憲岳雲處斬紹興十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侯中毒而卒葬於臨安菜

園內天下聞者無不垂淚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檜云
後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內有殿前司勇後軍施全將一
鋤刀伏於暗處檜回朝向前刺之為轎子所隔不中施
全依法賜死紹興三十年北兵入邊連年大舉上思曰
岳飛若在金軍豈容至此即時下令修廟宇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十二年

八月

林泉野記飛相州人為韓魏公家佃戶靖康末張所招討河北飛投入效用建炎初所都統制王彥以飛為將

從彥與金人戰太行累立功後彥疑忌飛才乃率其衆
降京城留守杜充為統制三年賊張用王善擾京師充
遣飛及丁進柔仲破之充後建康叛歸金諸將扈成戚
方皆反惟飛一軍屯於宜興時常州吏民避居縣中者
甚衆賴飛而全四年至湖北以衆隸張俊薦諸朝除通
泰招撫使戰敗金衆紹興初命飛聽江淮招討張俊以
拒李成成將馬進來約戰飛請為軍鋒擊破進於洪州
王隆觀追至筠州蘄州頓勝飛功最又擊降張遇衆五

萬授神武右軍副統制二年破曹成於道州平處州山賊數萬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四年劉豫將李成寇京西飛復敗之郢州進復襄陽鄧隨唐等州又復潁昌遷招遠軍節度使湖北襄陽制置使豫欲攻廬州飛遣統制牛鼻徐慶會劉錡軍擊敗豫衆五年改鎮寧軍節度使往禹州討湖賊楊么么黨楊欽有衆數十萬拒命會有詔召都督張浚防秋欲侯再舉乃出一小圖指示浚攻賊出入之要請除來往

之程期以八日擒賊浚從其言先是湖南統制任士安
王浚却最等不稟王師慶命故屢至敗飛至鞭士安及
孫議使先鉗賊告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初揚言岳太
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士安等衆少併兵來戰飛俟其
困率大兵四面伏發賊衆殲盡奪舟入據水寨欽等窟
服相率出降餘衆尚數萬飛杖欽等各一百遣回乘其
被杖未及為計夜襲其營殺戮甚衆俘欽還唯夏誠一
寨背山三面臨湖恃險不下飛親臨測水淺處遣善罵

者三千人隔水罵賊賊爭擲瓦石以擊之飛先令人伐
草木投之上流瓦石遇草相積壓良久淤塞可涉遂長
驅進擒其衆湖南平止八日加檢校少保以其軍為行
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
京西宣撫使征劉豫充鎮汝軍商虢州西京長水縣慨
然有清中原之志而諸將養寇不進飛乃退軍鄂州統
制王貴敗豫軍於商州等處七年進太尉與宰相張浚
議事不合乞持母服居江州廬山浚命張宗元為宣撫

判官撫其衆詔飛赴行在喻遣還軍八年入朝與宰相
秦檜議和不叶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年金敗盟飛
遣統制李寶孫彥敗之曹州及宛亭縣進少保河南北
路招討使寶又敗金於宛亭牛臯敗之京西又敗之河
上張憲復潁昌府陳州董先姚政敗之潁昌將楊成復
鄭州統制孟邦傑復永安張憲韓清敗之河南府蔣
遇復河南府南城軍將梁興董榮敗之絳州曲垣縣孟
州王屋縣濟源縣等處飛再破烏珠於偃城縣殺其將

鄂爾多貝勒張憲敗之臨潁縣王貴姚政敗烏珠潁昌
張憲傳選寇成敗之臨潁飛乘勢欲深入而秦檜議和
累詔班師乃還尋失所復州縣梁興又敗之絳州翼縣
趙秉淵敗之淮寧府既而金取濠州檜忌飛乃罷其兵
除樞密副使未幾同張俊往楚州護韓世忠軍歸鎮江
時檜與俊楊沂中譖罷劉錡飛乞還其兵不允飛子雲
帶御器械檜諷臣僚言飛不拔淮西事以少保武勝定
國軍節度醴泉觀使罷頃之統制張憲謀亂莫朝廷還

飛而已為副統制王俊發其奸張俊亦以為言檜日譖
飛令雲作書與憲下飛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万俟卨訊
鞫歸罪雲憲坐斬並賜飛死年三十九妻子遷嶺外天
下寃之飛畧知書侍禮士恤民所至秋毫無犯民不知
兵 金人元帥第四書書曰冬深想惟動履萬福今月
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劄且聞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
誓表即時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
未合者須至塵浼表云比又見行發遣北來三十五人

止是近日因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被兵
火隔絕之人恐是有司姑徇人情尚為濡滯也審議使
副蕭毅等在江南時已蒙定論據諸路所有北人各於
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望早為應所論盡數發遣過
界唐鄧二州已想差官赴此月下旬到彼已備交割外
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犬牙相攙處亦請依元約於明
年正月下旬差官與本朝合干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
憑同去行路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固

當使民各安其業已遣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新歸
附戶口數千遣其家貲並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
皆已盡付去人應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
屬刷會候供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海州泗州連水軍
今歲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竊望發過淮北庶不廢
一年耕作之計惟閣下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至日諸
道班還昨以吳璘竊窺闕陝以此右副元帥提兵鎮撫
亦專人使之斂退恐欲聞知時寒竊冀鈞重專此布聞

不宣 朝廷荅書某啓季冬極寒伏惟鈞候啟居萬福
整軍安民悉賴全德特承惠白佩荷記存垂諭大事已
定若非國公以生靈為念他人豈能辦此天下幸甚所取北
人敢不如命今就近先次津發即律溫等餘當節次發
遣唐鄧二州已遣尚書莫將侍郎周聿於此月十一日
星夜前去交割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
同宣撫官前去趨明年正月下旬許議海州泗州連水
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州昭

信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應江南商賈隔在淮北者亦便發歸卑情豈勝感激恐遣人在路遲滯今專發書計會泗州差走馬傳到府下伏冀向春氣候淑和竊望倍保鈞重不宣 金人改皇統元年

紹興十二年正月樞密使張俊還行在 張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上遣近侍數留益確俊乃復視事 割泗唐鄧商州入于金國 和議既定畫淮河中流為界故泗州與唐鄧商州皆係割還金人之

地遣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往京西割地是時
邵隆在商州始終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制招徠離
散皆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金人戰雖常暫棄
其城俄即收復終不肯離舍而去至是割付金人隆常
怏怏不已

十六日庚戌知鎮江府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 和決
上書辨岳飛之冤編管袁州和決字巨源汾州人知書
通春秋左氏傳有識性不喜詭隨好直言岳飛以賓客

待之飛死決上書辯飛之寃事下中書秦檜怒送袁州
編管袁官吏以決取怒時相全不少假監繫甚嚴決不
堪之

二月樞密行府參議官史愿加敷文閣待制史愿字仲
參燕人先歸朝而來也 楊沂中賜名字存中

三月一日丁未鄂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貴罷為特
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福州駐劄 侍御親軍
都虞候雄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闕師古卒田師中加

殿前都虞候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力薦
田師中除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軍都統制以統
岳飛之軍軍中初不服統制傳選李山郭青輩往往乞
罷去撫諭久之稍定師中專務結托內侍以為內助故
能久其權

十三日壬子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劄
地回 朝廷與金人元帥書書曰某啓即日春和伏惟
鈞候起居萬福某前日遣人付泗州上狀續次津發耶

律溫今必皆達府下近據邊界申報合具咨稟鄧界上
緣李驃騎將甲軍到來民方不知多有驚移陝西隴城
寨將官王吉領兵馬於治坊鎮等處打劫孳畜驅擄戶
口殺害人民致使相近去處皆不安帖竊慮引惹生事
致傷和好敢望嚴賜約束實為幸甚兼告指揮泗州今
後遇有書信即為收接發納庶得情懇即達不致留滯
向煖竊冀倍深鈞重不宣

四月孟忠厚王次翁迎護梓宮奉迎皇太后金人許還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及皇太后皇后遣孟忠厚王次翁往迎之以丁禩為提舉一行事務

五月三日沈昭遠假禮部尚書為賀大金生辰國信使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

罷提舉臨安府洞宵宮 金人元帥第六書書曰少意

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間士夫三兩人尚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弟中彥鄭億年資政各係汴梁及陝右

卷一百八
人民早歲朝廷皆常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遜
家親族及居地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曾指揮并
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復業兼張孝純儀同杜充儀
同早年各居外臺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
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河南者及宇文虛中銀青係
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並去
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生命緣世居闕州見
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從之聚首已上數家并望

早賜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汴梁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民及有畢良使者比審議使蕭毅等回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并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仰副皇上聖人使無一夫不獲其所之意諒惟洞察此懷悉為施行幸甚 朝廷答書書曰啟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省鈞座即日極暑伏惟鈞候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鑄等回伏蒙還枉鈞翰副以甲馬厚幣豈勝珍感又承傳諭鈞意所以存撫有

加及仲鑄等往回種種照恤但深感佩書中首蒙諭及疆域非不在慮皆久有望於上國者自非仁厚特留矜念何以及此論早發遣北人過界敢不承稟但中間嘗以北人畏罪之意如聞欲得上國降一赦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徑即發遣免致疑難及諭唐鄧二州交割官所說原約多有不同亦不經再三持論又不告而去已追原差官根問從差官根問前去只要仔細持論今承來諭顯是原差官商量未盡今當如鈞意唯是烏凌阿尚書

與鄭剛中公畫陝西地界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依舊保
守今畫圖兩本用硃紅擬畫一本納呈乞降下烏凌阿尚
書照使縱有少侵劉某曾占地界去處止是欲與川路
少留藩籬以安彼中人心亦乞經久實荷大賜其一本
降與鄭剛中遵用伏乞鈞照又諭發遣張中孚及其弟中
彥并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謹當一一依稟為
各人居處遠近不同已令所在津遣候到即發去次惟
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之後其家分散久經歲月親故

卷二百八
絕少難根刷鄭億年雖係汴京人但億年幼自上國來
時稱魯公恩造放歸今親加體問更不願前去其母亦
以此中親眷不少只欲留此養老誠出懇切供到親書
狀繳納想蒙情察也餘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暑次時
唯冀倍保鈞重謹奉啟不宣

六月四日乙丑鎮西軍節度副使吳璘來朝

十一日壬申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使道州安置王庶
落職居於江州秦檜猶怨其異已不附和議令臣僚言

其在江州占奪百姓田宅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
州安置 莫將周聿各降兩官莫將周聿主割地不親
往界首各降兩官 金人放東京留守孟庾知陳州李
正民還朝孟庾掌東京鑰一旦失節附於金人及和議
已定上以書請放庾還金人放庾及徽猷閣待制知陳
州李正民皆還朝於是畢良史父子亦得歸良史字少
董蔡州人畧知書傳喜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以
買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償賣

遭兵火後僑寓於興國軍江西漕運蔣傑喜其辯慧資
給令赴行在遂以古器書畫之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
之上方搜訪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辨其真偽者得良
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為門客又得束
修百餘千良史月得錢幾二百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軌
盡當時號為窮孟嘗有姓畢人向得文資恩澤無宗族
承受良史邂逅得之補文學既得三京地即擬官就祿
於新復之地留守司俾權知東明縣良史到縣及搜求

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古今骨董買而藏之會金人
敗盟良史無用心乃從學解春秋及復得還歸遂盡載
所有骨董而到行在上大喜於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
此人號良史為畢骨董 朝廷又書書曰某啟季夏極
熱伏惟某官鈞候萬福何鑄還所蒙惠近已草畧修報
伏蒙上國曲軫仁慈悉從所請深念恩德實自國公特
留鈞意力賜贊成區區銘感何有窮已比覩泗州闕報
備坐指揮送護一行人使等約七月來過界聞令鼓舞

舉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報謝闕下敢先次奏知有
新茶五百斤聊以將意便中未能多致竊幸筮留餘續
上次不宣

二十八日巳丑翟宗卒

二十九日庚寅御前統制傅選為殿前司副統制

八月金人元帥第七書書曰皇統二年一日皇叔太傅

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
事近者疊蒙惠音備悉勤意即日秋涼想惟候履安和

承諭遣報謝人使已聞朝廷并唐鄧二州至亦再遣官
交割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地界緣時盡知彼處地
界遠近曾言候大事議定各差官仔細檢視臨時從宜
施行回辱示報凡事已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
期限遂即令行臺刑部尚書烏凌阿贊謨守等同往交
割仍丁寧戒諭據陝西諸路疆土並合交收緣照鳳成
階佑四州於彼切近若行盡取或有不便其四州之地
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去處仰從

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於關外立為界首除將上件泗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便於立定界却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檢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凌阿贊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某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原管地方合自遂州以南吳玠原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不係劉某所管地方遵依元降指揮

保守為此於何鑄等回時已令達意令於大散關西正
南立為界首承今書已前據烏凌阿贊謨申鄭剛中五月
中公文稱和尚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
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其間却說以龍門關
為界至今承來書與前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
云縱有少侵劉某曾占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
以安彼中人心契勘彼間地界已前布聞何煩再三別
有改議若謂欲為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惑

豈原約也竊冀早為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謂商州一處來書並不謂遷延到今尤未了當亦請依原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中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別有罪犯逃避過淮南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仰問當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仔細勘合却緣逐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收接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並誓表盟淮北之人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

告以此意便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
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即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
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竄於理不應
請為指揮有司出榜曉諭應淮北人數願歸鄉者許其
自陳及今後沿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依應收接契
勘回報以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
得朝廷赦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
人止有數十人小民其餘並作有剗祿姓名之人所未

見發遣檢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赦罪書自來亡命沒
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官
員百姓軍人等並復舊已有上件寬貸明文今將赦書
內一項全備抄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
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尚何疑哉所附到鄭億
年申狀尋具奏聞准奉聖旨為已經放還只令在彼居
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原住州縣官司并從來
親屬一行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

既定欲人人咸獲其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并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有數月計此合到應催趣亦就早令到來閣下留意既賜新茶極媿荷餘冀順加保嗇傳奉復問不宣 朝廷答書

書曰某啟即日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等使來辱惠問感荷契愛垂諭上國講修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遐邇同之此做邑之幸也叙謝之誠言不能盡竊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嘗丁寧諸路帥守應防把兵官吏

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置則天下舉安深合古訓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處申達北界人馬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於收納叛人強奪鞍馬又縱羣寇攻縣道殺官吏驅擄人畜焚毀舍屋及假裝飾以草賊為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煩開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邊吏妄作不遵約束甚不稱某畏天事大之誠意也已備錄所示付四川宣撫鄭剛中刷根南來人馬依准交割與對境

州軍取收管公文仍戒沿邊諸路不得令人過界劫掠
收接南投人馬令出榜界上曉諭庶得疆場安靜人民
樂業信義誠篤垂裕無窮少副來誨老母還歸知恩有
自己就報謝使副賫書信布叙前書所論陝西地界亦
已別修報書向寒竊冀倍保鈞重不宣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十日庚午王庶卒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迎見之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仍高聲大叫以混其語

有學院于甯偉在側聞之而喜謂可以持王氏矣庶當
自號當叟又或問當叟之意如何庶曰吾之所為皆合
其宜不尚失當故號當叟有詩文遺藁若干卷名曰當
叟集藏於家 林泉野記王庶字子尚鞏州人進士登第
宣和末為陝西轉運使奏計在京聞金人入邊乃見宰
相白時中李邦彥請急詔种師道為大將軍朝廷是之建
炎初直龍圖閣廊延路經畧使知延安府二年加右文
殿修撰陝西五路制置使金圍權州庶赴援檄曲端策

應不至敵知情徑攻延安城潰庶奔於端端囚之於軍
久乃釋去後張浚宣撫川陝用庶為叅謀又命庶知興
元因譖殺端自是西人解體浚敗於富平遂失五路庶
後知荆南政貪酷紹興七年趙鼎以庶知兵欲用之召
為兵部侍郎八年遷尚書又除樞密副使時主管殿前
司楊沂中誣統制官吳錫下大理寺庶明其寃得釋俄
被命往沿路察州縣不職者驕暴傲忽將士咸怨及還
朝廷方議和庶不以為然乞去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秦檜諷臣僚言庶及劉大中沮撓和議落職放罷九年除端明殿學士臣僚承檜風旨復有言遂奪所授十二年臣僚再言庶居潭州占民田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於貶所 王庶家集

定傾論一論節繫天下之士自墮於苟媮萎靡不振之地為日久矣士夫之志忠義者方國家閒暇時招之來麾之不去奸臣賊子聞其風聲已自胆落是以能消禍亂於未萌破奸宄於未作不幸國家有緩急安危之

變則仗節死義捐身喪家而無恨故名節之士乃治世之膏梁而亂世之藥石也昔戰國之士如伍員之於吳以父兄之讐怨於楚之君臣義不戴天卒能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自古今觀之凜凜然猶有生氣使後世之士皆如伍員之忠則國家之恥何患乎不刷君父之讐言何患乎不報哉伏以靖康之禍自古所無宜有志之士投劍於碣石之墟收血於涿易之野先洗本朝無窮之憤而求於古人忠義者寥寥無聞焉豈豪傑不世出之

士伏於巖穴草野湮鬱而不振與朝廷之上所以振拔
招徠之者未盡其道歟區區諛聞竊疑於此故敢以言
伏幸垂察一論襄漢伏以自東晉至於梁陳國於吳越
者皆以江淮為境地勢平行無大山深谷以為限蔽據
江淮之上流屯兵宿將以為巨鎮其地有三曰襄陽曰
武昌曰九江地當孔道必得其人而後能守在東晉世
如陶侃庾亮之徒相與戮力以捍蔽一方北方之兵睽
盱熟視而不敢南渡者以地利所在勢當然也伏見鑿

輿駐蹕杭越其以江淮為境者與古無異而兵衛所在復加二焉曰建康丹陽雖當寇竊發而旋即平定人民之富十纔減三獨有襄陽武昌九江三郡久為盜墟城邑殘破百姓屠戮十不存一今雖建帥宿兵而財用殫竭倉廩空乏雖使陶侃庾亮之將馳騁其間未能保一日之安也夫用兵之要在於審知彼己以守猶不足何以言攻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興復之端其要在於此伏望垂察一論詔令要切臣惟國家方撥亂反正號

令所行務於審諦而得情使卓然見吾威福設施所向以推服其心則奸雄不敢萌惡為善者不敢不勉賢於誅罰用兵遠矣光武皇帝賜河西之詔勉以齊晉輔周之功而戒以尉佗制七郡之計竇融等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益懷忠款唐武宗討澤潞恐河北諸鎮為唇齒詔王元逵勿為子孫之謀猶存輔車之勢以破其疑元逵等惶恐奉詔旨親率兵出討卒以有功臣願陛下懸日月之明發雷霆之令臨照遠邇使

制詔所及切其機要消患折難於未兆未形之中則中興之業寔為有力此自古明聖之主駕馭英雄之術也一論湖賊臣聞為國之道譬之用藥以治病國有先後之勢而疾有緩急之殊所以斟酌救療不可不察也伏惟國家今日之患金為大敵賊為次金人頻年用師殺伐相當吾雖衆散失地彼亦不能乘時攻取非力不能顧亦有所牽爾而金未可卒滅國家必自固而後可以有功患雖大圖之不可速比之於身風痺之疾也楊么

之賊名微衆寡據湖山之險路阻吳蜀之通流跳梁不
息或招外援此其患在心腹圖之不可不急比於身咽
喉之疾也治之之道當在所先然咽喉之要切皮膚之
輕脆欲以針砭為治則恐有傷手之危欲以藥石為治
則恐有不及之悔前日元樞之招誘王燧之入討是有
傷手藥石之禍矣使此人間諜知吾有此內患脫或投
隙送死相與牽連豈不大可畏哉然則捨此二者將無
所施乎臣愚不自料常行愚計第恐大臣已有勝筭倘

或博採願有所陳但兵家詭道難於布露當俛面奏一
論行法臣竊惟人主威權之出至於殺戮事關軍政儻
罪狀明白案效詳審既已明析當斷以宸慮守之不移
不可奪於好惡使遠近窺測有掠美避謗之迹失忠誠
之心啟讒佞之口動搖國是此利害有不勝言者請借
古以論之彭越為漢功臣相與滅秦滅楚勲業甚著割
符為王爵位尊盛一召兵不至以是為罪因以誅死樂
布求殺身明其罪終以不赦王恢說武帝伏兵馬邑以

誘單于尉使迎降因得脫去而武帝罪其不能追獲以慰士大夫心雖太后為言卒不得免二主持法無所縱貸而國勢尊崇四方拱伏此不奪之效也僕固懷恩晚節桀逆至引吐蕃擾敗唐室而代宗隱忍為諱不言其反李懷光助朱泚成奉天之亂倚兵自固德宗優容迫於臣下之請誅伐不行而闕寵俄增及大歷終身逃難屢至危迫正元姑息昏默為治頻於困辱此掠美避謗執法不堅之效也諸葛亮街亭之敗馬謖為前鋒坐違

節度捨水上山耳亮涕泣行誅以為法不可不明卻克
伐齊韓厥將上軍將斬人獻子馳將救之聞既斬之矣
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夫以人臣用師猶確
守斷行不移矧欲復中興之業乎伏望覽唐虞四主之
得失察奸雄之情態不可狎玩以成咎悔不勝幸甚一
論先後計筭臣聞帝王興事造業必規模素定故先後
緩急之序咸當其宜譬理亂絲得其端緒則條不紊神
功茂烈次第而成未聞廟筭不立事至輒應首尾搶攘

能底於治者也臣未敢妄論遠古取其切於事者句踐
棲於會稽所以報吳者可謂難矣觀其規模則外用范
蠡內用大夫種不惜子女玉帛以盡夫差之心不憚卑
身勞心以結越人之愛生聚教誨外示微弱卒得黃池
之隙一舉而滅之秦孝公介居西戎所以圖天下亦可
謂難矣觀其規模則用商鞅開阡陌強公室杜私門見
利出攻諸侯割地而請盟敗從約開關延敵六國之師
逡巡瓦解無亡矢遺鏃之害而天下疲矣方其揆事圖

策固已得於冥冥之中是以訖其成功曾不出於規模之內臣愚不識大計伏見頻年數易將相用兵制敵初無成筭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非陛下中興之本也當今陛下孜孜聽納帷幄之議必能上啟宸心不知國家規模果何所在欲如勾踐隱忍以俟隙復讐乎欲如秦孝公強兵富國鞭笞六國乎若聖慮已定臣願陛下擇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必有所成若聖慮未決則宜博詢賢智使廟筭先成然後兵

不再出而亂可定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裁擇一論賞
罰臣聞馭臣下惟在賞罰賞當則功勸罰當則罪服至
於擾攘之時此柄尤不可不謹故傳曰信賞必罰蓋賞
罰為示信之表君行賞既不妄臣受賞則不疑然後可
以立功立事矣漢高帝當逐鹿之世賞罰以勸智勇挾
數用術不專以信故韓信彭越英布剖符受封往往連
城數十一日安定使有自疑強大不當得之心亂者踵
作終不以保世祖中興較功計勞最為謹審封爵之行

纔不過數縣君臣相親以誠故建武之元上下安享身
見太平二者不可不察也伏見比年以來國步艱難羣
臣效功朝廷急於平定爵賞封拜失於濃厚正任防禦
承宣節度所在輒有文吏如中奉大夫皆緣軍功不限
員數爵賞所以勵世磨鈍恐不當如此愚者苟得為心
貪婪不已無復激勸傑狷者較功揣已豈無不自信之
心乎太祖皇帝以郭進守山西十年官不過引進使曹
彬取南唐一國建京闕止云幹當江南公事回上不以

過賞恐臣下長其驕盈之禍下不以虛誇事上以成謙
遜之福要在相與以誠是為萬世法伏望陛下審信賞
必罰之旨覽高祖光武之得失觀藝祖君臣之推誠以圖
興復之功天下幸甚一論行法臣竊惟法令者立國之
大本人主之至權陛下所以坐致六合撥亂興業之具
也近者朝廷以四方未平務從含貸督察之政絕仁厚
之恩廣而臣下不知浸成驕慢握兵之臣瞋目抵掌坐
作聲勢殺生廢置不拘憲章法令不行於軍旅矣詔書

之所舉明赦令之所蕩滌黃緣私意沮格不用法令不行於方岳矣召之不肯至令之不肯聽使奸回縱而窺測幾何而不凌遲臣竊惟陛下宵旰勤勞講求治要固欲永清四海混一區宇復祖宗配天之業而法令之出近不行於域內非尊主抑臣陛下憂勤之本意也議者或謂朝廷當含垢匿瑕以收一旦之用又謂朝廷不宜輕自動搖以失人心是皆不然唐德宗姑息藩鎮而叛者四起及至憲宗剛明果斷卒以削平僭亂若謂含垢

可以收其用則德宗不宜有倔強之臣動搖可以失人心則憲宗不宜有興復之效此陛下聰明可以洞見矧朝廷承列聖在天下之德四海謳吟之願何求而不可哉易曰渙汗其大號汗出而不返者也明王者號令有行而無返伏望陛下明勅中外執憲之臣振爾條綱或強梗恣睢如前所陳者寘之嚴科如是則可以激忠義之推折奸雄之漸國勢日隆大業可成矣精神不強雖良醫不能以愈疾法令不立雖聖人不能以致治惟陛

下留神省察一論虛實用度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事罔不亡古今不易之理也然所謂與治同道者
不過乎務農力本勝殘去殺而已所謂與亂同事者不
過乎拂人從己數賦疾征而已今天下自經兵火土地
所存十無三四農耕所收十無二三吳蜀屯兵十有七
八因功被賞文武官資數倍平日以十有三四之土地
十有二三之耕收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
資雖使天雨鬼輸無有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以此

治道求為中興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臣願
陛下長慮却顧改絃更張坐薪嘗胆以圖興復無苟目
前坐費日用循致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一論敵強弱臣聞楚王舉兵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復遂縣之繼又誘蔡侯執之以歸叔向曰失信而再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滅

東吳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必厚其凶德而降之罰臣觀金人瀕海之國語言不通邈在要荒之外乘二國奸弊突然而興所至輒克縱毒長惡惟利是嗜雖五季之亂亦莫甚於此又無長計遠慮以撫其遺民仁人君子以謀其社稷四邊所用皆鄙夫餓隸心既患失事多曲從剝膚搥髓例以為能天意為何人心為何今僥倖立國十有餘年一星終矣其禍機漸萌所以近歲旁塞出沒皆叛

卒流人大帥輩寂無所聞豈徒二太子羅索等數人零
落殆盡其餘盤固牙結自相睥睨理勢然也獨尼堪竊
有其權土地濶遠金玉子女盈積怙勢恃權自以為萬
全之業無復可憂古之立國如漢高祖唐太宗最為英
主陸賈言不可馬上治魏徵疏十漸以正其失矧金國
君臣萬萬計不出此其事夥民衆兩倍於彼乎陛下欲
雪大恥圖中興正在今日當焦勞克己虛心聽納雖休
勿休日甚一日人才不必盡賢能也顧其謀王體斷國

論者隨宜任用何如耳將帥不必盡驍勇也顧其秉節
鉞操兵權者指揮方畧如何耳百姓不必姑息也顧其
主漕計持刑獄者風化如何耳三者既修在朝者賢材
任用
在軍者上下秉節在野者四民安業如此則國日
治兵日強民日富武王之克商高祖之滅楚不過用此
矧彼烏合無紀之師其有不亡者哉古語有之上策莫
如自治正今日之急務也伏惟少軫聖慮天下幸甚一
論圖治臣聞唐太宗撥亂之主也既即大位魏徵勸行

仁義及以十漸譏之太宗嘗力行其言卒成貞觀之績
明皇圖治之君也纂成丕緒姚崇以十事說之切中時
病明皇勵精聽納故開元之政無愧前人今陛下克復
土宇百度草創勤甚太宗之撥亂懷遠來邇救寧諸夏
功倍明皇之圖治然人才之賢否法度之繁簡民農之
疾苦軍旅之情僞其間利害曲折奸濫隱隱上蔽聰明
下積怨憎豈但如貞觀開元之初十數事而已哉又未
知廟堂執政臺諫長貳曾為陛下別白而言之否臣久

荷誤恩叨竊侍從負釁力疾不避死亡趨侍行闕雖無
長計遠慮振起頽弊於今日軍民利病彼我強弱思之
不為不詳知之不為不盡切欲罄瀝肝胆仰瀆冕旒期
補聖治之萬一倘蒙陛下霽天威賜以清閒之燕使造
膝屢陳展盡梗槩苟尺寸之長有所裨益望斷自宸衷
勿牽衆議而力行焉或迂疎無用稍涉誕謾俾就誅責
亦未為晚惟陛下憐臣孤忠而與進之臣之願也非所
敢望伏冀察照一論立政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安危

在修已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未有修已而百姓未
安立政而天下未治得人而績用弗成者也恭惟陛下
以上聖之資乘中興之運當靖康之末寶祚危於綴旒
陛下飛龍睢陽郊祭配天不失舊物雖宣王之復古少
康之縉禹無以過也天縱睿知好學不倦動則畏天言
則引咎宵衣旰食坐薪嘗膽雖堯舜之責躬禹湯之罪
已無以過也遭時多艱天步靡寧以四海之大而治於
吳越之一隅以萬乘之尊而屈於邊陲之一國雖太王之去

邠勾踐之棲越無以過也兢兢業業不敢暇逸內修政
事外靖烽烟昧爽待旦未明求衣雖文王之憂勤成王
之無逸無以過也恭儉節用服御菲薄嬪嬙不備行宮
僅蔽風雨雖堯舜土階禹之菲食無以過也可謂知所
以修已矣屢下寬大之詔盡復祖宗之法恤刑薄賦講武
務農訓齊百官撫綏四海車堅馬良兵足食備雖宣宗
之綜覈名實文皇之勵精政事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
立政矣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任相則垂拱仰成至

於分治天下而不以為疑御將則建牙受鉞至於兼制
數道而不以為重雖周之任旦望漢之寵信越無以過
也可謂知所以用人矣宜其百姓乂安天下大治績用
垂成然而行之累年百姓未安天下未洽績用未成者
其故何哉此愚臣所以當食而止中夜太息曰有君如
是而治不加進土地日蹙外敵尚熾何功烈如此其甲
耶臣本以書生蒙陛下拔擢待罪從官屢膺任使負恩
丘山未報毫髮陛下不以臣不才不忍中棄萬里召還

臣孤危餘生獲瞻天日愚衷千慮豈無一得仰禋聖政
之萬一伏望聖慈俯憐忠誠畧賜清閒之燕使愚臣布
腹心瀝肝胆然後退伏鈇鑕不勝幸甚一論擇相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傳曰帝王之興非一士之畧士固
以多為善然所以用天下士特在於一相故曰天子論
一相湯之興也伊尹一人而已高宗之盛也傳說一人
而已王周室者太公望而已霸齊國者管仲父而已若
高祖之張良光武之鄧禹蜀先主之孔明苻堅之王猛

皆一人而已至若唐太宗之善創業守成亦不過用房
玄齡杜如晦二人焉何其少也陛下臨御以來拔以為
相者十人矣而在位者多不久何相之衆而去之速也
非特臣疑之天下之人皆疑之豈陛下謀相之始或未
慎耶抑陛下禮貌之不至耶抑任之不專待之不誠抑
讒間之或入耶抑其難進而易退耶何相之衆而去之
速也若謀始之不慎臣願陛下慎厥始若禮貌之不至
臣願陛下益禮貌以勵其節若任之不專待之不誠臣

願陛下任之勿惑且推赤心置其腹中若讒間之或入
臣願陛下相與之際如魚得水無令小人伺其隙德重
一時望高四海去就為朝廷之輕重用舍係天下之安危
雖千秋萬歲留以輔陛下可也豈容其拘夫易退之義
哉一論戰守兵不可一日忘於天下久矣用之之道蓋
亦多說以臣觀之亦無深遠甚高難行之事大率不過
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生死者戰也增陴浚隍
效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百萬竭天下之

羽革漆鐵以為兵之器械空天下之倉庫杼軸以充兵
之衣食宜乎鎧仗犀利士氣振發戰則勝守則固而乃
膚功未奏寸土未復何耶凡以不知戰守之道未嘗聲
金鼓也未嘗列行陣也聞敵之至即曳兵而走豈知所
謂戰哉未嘗修城郭也未嘗立宗廟也聞敵至則委而
去之豈知所謂守哉或曰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竒正
無常變化不測如雷霆如風雨如水如火如山如林如
以石投卵如以利劍斷腐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

克安可以守天下之言率如此而臣之言獨不然譬二人奕有高者旁觀之二人皆低者也一人大敗遂以已為低彼為高非彼高也我低故彼高爾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為善以臣區區之見而昭陛下之神武托社稷之威靈而用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一論用人臣竊以自古外敵之禍未有烈於今日者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當大有為之運動精求治德日新矣而其效未見何也非不勤勞也

非不恭儉也非不專任宰輔非不寵遇將帥非不強兵
非不理財非不求言非不聽諫非不下詔哀痛惻隱以
感人心非不遣使卑辭厚禮以交鄰國堯舜文武之正
道漢唐賢君之盛德陛下皆祖述憲章而躬行之也凡
可以臻今日之治紓今日之急者蓋無不為也然而天
意未甚順人心未甚孚事力日困土疆日蹙九廟灰燼
之恥未雪也二聖沙漠之狩未回也陛下鬱鬱僻於菟
爾之吳其故何哉必有由也陛下亦嘗深思而熟究之

乎厥今天下之勢如久病之人非不求醫而扁鵲之效未著也非不用藥而狼毒烏啄之類或進也增其病而速其危可不哀耶嗚呼萬世之安望陛下早圖之也臣愚戇淺薄豈有深謀遠慮以裨陛下之聰明以定天下之禍亂以贊中興之盛德晝夜思計十年於茲矣原其病察其脉據方用藥竊自謂薄有所得力微身遠無從可達今蒙收召且命之對此時不言何時言即倘蒙陛下賜清閒之燕容臣委曲敷陳展盡底蘊庶或有一

得之可採若以為迂濶之言不可行則臣當乞骸骨老
死山林無恨一論政事本末昔周宣王之復古也內修
政事外靖烽烟惟內修政事故能外靖烽烟苟政事不
修則敵國交侵矣安能靖之哉金人侵陵吾中國十年
矣而我攘之不能去何也其未修政事耶夫政有小事
有本末先大後小先本後末則得之言政事者莫不以
兵為先者也廟堂之上朝夕議論者兵州縣之間星火
奉行者兵士之所陳者兵農之所瞻者兵商之所助者

兵工之所稱者兵無所往而無兵蓋曰今日之禍如此
非兵不足以攘之也其於政也小耶大耶其於事也本
耶末耶竊謂兵不可去然非所先也詩曰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法曰文
能附衆武能却敵亦先文而後武其所謂文者非簡牘
之空言篆刻之小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大綱小紀本微末廣
皆文也是乃政事也今皆修之歟其亦修而未備歟孟

子曰蓋亦反其本矣又謂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
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又謂梁襄王曰天
下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謂齊宣王曰今王發
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
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
孰能禦之今能如孟子之言修其政事則正氣實邪氣
不能入彼禍患不待弭之而自弭區區復古之宣王何

足為今日道臣故曰兵雖不可去然非所以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勿以為書生迂濶之言而忽之也一論兵臣山西人也雖自少學讀書而風漸氣染馳馬試劍亦兵之是好及遭艱難蒙陛下委任假以兵權謂敵國可以氣吞功名可以唾手取也分薄數竒跋前疐後訖無所成立閒居退處歷觀古人用兵之不如也如此易之萃曰除戎器戒不虞兵之不可去也又如此雖然大抵用兵之說有三焉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

速不貴久兵合而不離則其心和其情通若手足之捍
頭目子弟之救父兄少長有禮其行如賓所謂守則固
戰則勝者也兵精而不濫則其氣銳其勢倍進如江河
止如山岳攻無堅城戰無強敵所謂百戰百勝者也兵
速而不久則其志果其計決出如雷霆動如發機役不
再籍糧不三載所謂勢若從天而下也反此則非惟不
能成功未有不敗亡者也唐九節度兵一日皆潰非離
而不合之謂乎尋邑百萬破於光武孤軍非衆而不精

之謂乎高克之師過期自潰非久而不速之謂乎夫文
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晉文公區區圖霸亦一戰而不
多戰更願陛下養威蓄銳待時之至合大兵驅精卒赫
文武之一怒而不留行則妖氛靜境土復諸夏安陛下
可以垂拱無為矣其數出易動乍勝乍負兵家之大忌
也望陛下深軫聖念天下幸甚一論形勢臣聞立國必
處形勢之地強國必資形勢之利守國必據形勢之便
處之得其地則民心歸資之得其利則財用足據之得

其便則軍聲振蓋形勢者天下之大本若人之有血氣木之有根基水之有源流謀國者不可不知也故古人言形勢者或謂之上流或謂之嚙喉或謂之四肢其緊慢急緩殆可見矣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為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爾尺寸之地又非昔時之吳蜀也自古吳皆以壽春荆襄為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為咽喉故時方用武則遴選英奇屯宿重兵尺寸不以假人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梁洋

田壠丘墟置之不復為意今日之天下所以守則不固
戰則不勝惴惴然不自安者殆謂此也兼梁洋東徹陝
西極洮岷北臨三秦南壓九江表裏山河可戰可守乃
天下脊也捨此不圖欲舉一肢以活四體非徒無益適
所以害之爾臣願陛下深軫聖慮早定大計勿使狂夫
據之倒持太阿乃有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梓宮及皇太后歸自金
國入楚州界 金國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及皇太
后邢皇后中塗上仙至是皇太后及三梓宮入楚州界

初皇太后與喬貴妃皆在鄭皇后殿中相序為姊妹約先遭遇者當援引既而貴妃先遭遇遂薦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得甚歡徽宗北狩二人皆從及金人欲還太后也乃遣高中尉曰中尉今去江南徃復萬里茲有酒一盃為勸如何高中尉許之貴妃遂出黃金五十兩勸酒一盃高中尉辭金貴妃曰且與中尉路中買果子此不足為禮也願中尉照管善抵江南高中尉受之貴妃曰姊妹有生死之別欲舉酒一盃以送行又何如

高中尉許之貴妃乃舉酒以勸太后曰姊姊此歸見而
即為皇太后矣宜善自保重妹妹永無還期當死於此
太后慟哭貴妃亦哭太后舉手接盃欲飲貴妃一手執
盃而復縮以一手止之曰未可妹妹更有一語太后曰
如何貴妃曰姊姊到快活處莫忘了此中不快活太后
曰不敢忘今日貴妃方授盃太后執盃飲釂大慟哭不
止天眷之在旁者皆哭太后自清河而下是時官吏迎
接者皆列在楚州沿淮既入境即登寶舟朝夕倍道而

進金字牌促有司行期者踵相接也。車駕如臨平鎮。迎皇太后。車駕如臨平鎮。奉皇太后。也是日上入幄朝見宰臣及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如儀。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濕龍綃。軍衛騷聲動天地。父老童稚攜持夾道擁觀。以手加額。咸感嘆曰。復見聖神母子之重。驩如此也。初太后見將相大臣班列於道。顧左右孰是韓世忠。金國皆知其名。左右指世忠。太后嘉嘆久之。

二十三日癸未。車駕至自臨平鎮。金人遣使來聘送梓

宮及太后來使副凡十一人各有名色 徽宗皇帝梓
宮至自金國 蔡偉北狩行錄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
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
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北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
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寓止燕
京延壽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山路僧舍有糧
食不給形體裸裎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諤曰神器
流離宗族若此甚憫念之卿為子細取索等第具一賜

目來若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疋除給散隨住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泣下諤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遣姜諤散之韓里雅布會城南面陳南北利害叙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發涕零義形於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嘆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者久之行在統屬謂之都管有職小卑官充其任者既足統轄即合押班起居御藥楊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離歷不可為在此間頓改舊制自燕京遷

居金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偉
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覽觀以前載記厄運之困古今
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沉
劫思有以少助繼天之作今草得一書欲厚遣本路都
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卿為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恐
有未至偉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時秦檜亦寓中
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高號邀請淵聖皇帝遂留
宿青城而正朔不叙請議至二月六日有異姓之命翼

日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應皇族盡出遂易
置君乃令城中共舉前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
顧身歷數張邦昌平日履行身為宰輔奉使不死國難
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聞不能盡忠於本朝何以效節
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慰人心不從既而太上北遷知檜
等輩欲立趙氏謂蔡絛曰天祚吾宋宋必有主今聖慮
若此定膺昭格闕文章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辭於其間
明日具酒肴邀本路都統與之後聞其書云云某自

比來衆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惟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畧陳固陋為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已任故有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之士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臯夔稷契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在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

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擒頡利可謂王者之師莫
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如突厥稽首戴恩常為
北藩故唐之亡也終沙陀以雪國恥又匈奴冒頓單于
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
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為遠謀使高帝得歸奉祭祀故
得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
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責石
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

地亦不能守以致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為劉智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帝約為兄弟許以燕雲適雲中安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懼懦懷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謬妄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克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

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
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保國活民為萬
世法耶抑欲効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為他人所
有耶若欲如此則非其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
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之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
不為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為大之
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者有為趙使秦者秦王問趙
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

而母言之則爲賢母妻言之則爲妒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覩縷伏望台慈以照察幸甚幸甚太上天安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下筆灑灑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書時一閱目一日間外有貸書者以衣易之春秋博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憚宣諭蔡絳曰春秋之書多弑君弑父之事為人臣子者豈宜觀哉絳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

德既衰居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
褒貶使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
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儀之大宗也為人居不知春
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為人臣而不知
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願陛
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倅因奏事太上謂曰比取春秋讀
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
所理亂興廢之迹賢君忠臣之言行莫不採探其華實

深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臣嘗侍萬壽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仁善鄰事太上曰此春秋特蒙宣示以為榮觀太上皇有所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於顏數令楊思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惜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每西望佇目久之謂左右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

程後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賜詩屬對有兩聯
今附於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鄆王楷對曰正
是霜高木落天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萃王植對曰
芳草連雲暮色深皆類此宗室晉郡王孝騫以下九百
四人朝廷遣起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為之感動撫問再
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買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居
差孝騫仲晷闕宗室有挾私恨而致詞者紛爭不已全
失禮容降詔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

挾私積以成仇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寄他鄉復有聚會何幸如之故閱禮儀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訓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體此意分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所訓誡如爾後敢以來到韓州事陳訴者並以罪罪之母作食言各令知悉楊師道侍燕間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窮

因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一物得齋行適
鄉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今坐見如此
不能賑濟為之奈何宣諭訖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
動者遂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國乞給賜衣物從之闕漑
濯之衣太上皇后進絹十疋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
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
元徙居五國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
國古乃奉朝命減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

帶太上力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涉險阻憂
樂固當同之今者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
三力懇竟不可回今選愛者使隨行公等皆甘苦之人
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
所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應宗室不許隨行
內有神考親侄晉康郡王孝騫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
六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紛
者太上聞之降詔戒飭曰艱難之際謹慎為先若復出

入不節言語輕易或為狂藥所困舉止取灾有失事體
古之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係
焉而今而後戒之慎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禮
過從恐閒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
誨諭使務體恤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情恕之
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減剋太上曰羈旅他邦
不欲口腹罪人知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五國貝勒巴納
達下通事慶格遣人審覆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

北人聞之莫不加手於額太子鄂囉歡遣人奉書上欲於內侍中求曉事能幹人才俊爽者二人所須却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太子不可違遣王佃陳思正往回書云承諭內侍本亦乏材不免於衆中選擇二人前去皆自汴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甚荷雅意然以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按班貝勒之夫人致書於太上並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

乃荷不外以本局分祗有一二人難以輟那送示藥物
雖出厚貺以無官應命不敢輟留好學不倦移晷忘食
而動靜語默之間必有深誨焉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
讀不已泌謁肅宗於靈武披冒榛莽復立朝廷盡忠致
力於獻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為權幸所嫉遂令張瑋
錄其傳以賜韋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禡駙馬都
尉劉文彥首告謀反金國蔡絳是日聞之萃王植駙馬
都尉宋邦先徑令途中聞達太上驚惶未以為然翌日

遣偉渡河以詢虛的既濟則千戶貝勒安塔哈者已陳
兵河瀟二逆撥發往彼帳前矣盡得其所陳之詳偉歸
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棣以病不能
出餘皆預然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悚慄偉曰
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
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效命正在今日偉身以貫
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殛之言
辭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

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植同僚見來使欲太上渡河使又遣徐王棣宋邦先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榛駙馬都尉尚于辰內侍王若冲同僚從植再三力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僚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羣臣力拒往返詰問三日之間二人氣折自承誣枉紫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自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死之使歸僚上數疏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以

誥答曰老夫自聞男愕等有誣告之事深悟衆叛親離
反求諸已罔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害
優過悔尤願唯一體其害尚輕苟使坐累諸人復何面
目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謀讜論非卿不聞此語而此
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勿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
從高天后土神之聽之况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
之當何如以此食言千萬無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
予平日待蔡絛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其書

而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今陛下蒙塵之際遽罹誣告不責彼而求已而能虛懷
晦德改過不吝得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
德豈可以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
曰熙寧富弼為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
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
何事不可乃上疏願益畏天遠讒佞近忠良神宗親書

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
可隱諱將為後世之戒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一小大
未嘗招呼每有遣使則溫顏慰諭善為篇章自北狩以
來傷時感事形於歌咏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
舉畀炎火以今所謂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之為
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之
仍戒勵曰羽毛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予皆在
繫維之中當求諸已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瑋張

堯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
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北狩行錄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一